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第 一 卷 欧 洲 散 文 经 典

欧洲散文经典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上海）

欧洲散文经典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五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平谷县玉富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15 字数:3145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5-6/1·321

定价:9200元(全118卷)



目 录

西班牙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

我的英国之行 (1)

毕加索和西班牙人民 (11)

费尔南多·德·罗哈斯

致友人 (16)

绪言 (18)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序言 (22)

佛朗西斯科·克维多

致读者 (29)

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

好望角的发现与通过 (31)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

一部小说如何创作 (49)

《雾》的历史 (84)

皮奥·巴罗哈

路边的客栈 (93)



欧洲散文经典

那不勒斯	(97)
阿索林	
塞万提斯的未婚妻	(101)
风车	(112)
一个西班牙城市	(117)
夜笛	(120)
一个劳动者的生活	(124)
加夫列尔·米罗	
老鹰和牧羊人	(127)
钟和种声	(131)
胡安·拉蒙·希门内斯	
焰火	(134)
诗与文学	(136)
诗人如是说	(141)
柏拉特罗与我 (片断)	(145)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鲁本·达里奥的三幅肖像	(148)
悼念希门内斯	(156)
和塞尔努达相见	(160)
加西亚·洛尔卡	
致梅尔乔尔的五封信	(162)
卡米洛·何塞·塞拉	
瓜达拉哈拉之行	(170)
心灵和眼睛里的拉·曼却	(184)
米格尔·德利维斯	
小议文学奖	(194)



拉曼却的风光	(197)
卡门·拉佛雷特	
亡妻	(200)
胡安·戈伊蒂索洛	
南方的土地	(206)
佩雷斯·德·阿亚拉	
佩雷斯·加尔杜斯的一部新作	(211)
浪漫主义时代	(215)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纪念十一月七日	(220)
遭轰炸的城市	(222)
欧亨尼奥·奥尔斯	
梦幻、人生和艺术	(224)
胡利安·马利亚斯	
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	(227)
麦斯特勒思	
夜莺	(232)

奥 地 利

格里尔	
爱之证明	(235)
霍夫曼斯塔尔	
美好时日的回忆——威尼斯随笔	(248)



欧洲散文经典

施蒂夫特

- 《彩石集》序——关于伟大与渺小…………… (257)

茨威格

- 巴尔扎克未发表的作品…………… (264)
亨德尔的复活…………… (269)

里尔克

-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290)

卡夫卡

- 旅途札记…………… (292)
旅游日记——魏玛至容波恩之游…………… (298)
幸福需无所畏惧…………… (327)
论格言（外一篇）…………… (329)
书信选…………… (331)
一条狗的研究…………… (339)

托曼

- 布色世界剧院…………… (376)

格·富塞内格尔

- 圣尼古拉…………… (383)

瑞 士

弗·迪伦马特

- 隧道…………… (392)

P·比克赛尔

- 职员们（外一篇）…………… (403)



荣格

- 旅行 (406)

瑞 典

派·拉格奎斯特

- 父亲与我 (416)

- 人类的神话 (421)

彼得·魏斯

- 告别 (428)

捷 克

赛弗尔特

- 穿着拖鞋出走 (432)

- 神奇的铅笔 (436)

伏契克

- 致古斯塔·伏契科娃 (441)

挪 威

汉姆生

- 在 1920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444)



波 兰

莱蒙特

书简——则…………… (447)

保加利亚

斯米尔宁斯基

致彼岸世界的信…………… (456)

阿尔巴尼亚

舒特里奇

在雷达上，船长的眼睛…………… (461)



西班牙

拉法埃尔·阿尔贝蒂

我的英国之行

—

一九四〇年二月，在一个雾濛濛的早晨，我们乘坐着《门托萨号》客轮离开了马塞港，前往里约·德·普拉塔地区的海岸。法国和非洲的集中营仍然关满了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妇女和孩子，他们的“罪行”仅仅是由于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批战士、第一批英雄、国际法西斯不仅把刺刀刺向西班牙共和国，并且像瘟疫一样向欧洲大陆的一切城市和乡村扩张，我还记得在客轮从法国海岸起锚驶向美洲时，我怀着激愤



欧洲散文经典

之愤写过有关旧欧洲的有些诗句：

你留在这里，老欧洲，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被震动着。
在启航的时分，
我丢下你，你无言无语，痛苦地燃烧。
你渴望在新的光明中看见我的额头。

我丢下的是一个在黑暗中只被炮火和从天而降的燃烧弹照亮的欧洲。当一九五〇年我和何塞·贝加明一起飞上大西洋上空的云层和那块给了我们新生、从而也给了我们为之感到骄傲的一切的那块老欧洲的时候，我的这些诗的年龄几乎已满十一岁了。

你渴望在新的光明中看见我的额头

我在海洋的上空如痴地飞着，在我们西班牙的山林、原野的正在醒来的城市上空激动地飞着。我们想着从日内瓦飞往英国，飞往谢菲尔德，去参加盛大的和平大会，以美洲岸边的众多西班牙人的名义，把我的声音和大家的声音融汇在一起。

你渴望在新的光明中看见我的额头……

是的，“在新的光明”，在另一种和那些黑暗、恐怖的日子不一样的气氛下，我梦里又回到了欧洲。阔别这么多年以后，英国将是我的双脚最先踏上的一块欧洲的土地。



诺思奥尔特机场突然在一条雾缝中出现。暗淡的霞光微微地照亮着秋天漫长的朦胧的黄昏，我和何塞·贝加明进入阿特利先生为首的工党政府的英国。作为英国的代表——真是出人意料！伦敦警察厅的六名精挑细选的侦探——这是后来我们不知从一份什么报上知道的——戴着一种特别具有大不列颠特点的优美标志正笔挺挺地站在几张小课桌似的桌子后面等候着我们，看去简直就是六根金黄色的木头。

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审问，随着彬彬有礼的点头、虚伪得不能再虚伪的微笑。点头和微笑很有分寸地安排在深思熟虑的诚实问话中间。如射击一样，他们突然问了这个预料之中的问题：

“你是来参加和平大会的吗？”

作为此行的目的，由英国驻蒙得维的亚领事馆给我签发的通行证上写着：“研究与讲座”。确实如此，无论贝加明还是我，都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举办过讲座，好友的老西班牙文化工作者总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言。研究，特别是我，为了丰富我赞颂绘画的诗集，我曾经在伦敦的一些大美述馆进行过研究。

“是的，我将出席由贵国政府批准召开的维护和平的大会，为什么不呢？”我回答他说。“我还知道，前来参加大会的有一个西班牙共和党人代表团。我还知道，巴勃罗·毕加索和我们西班牙共和国流亡在外的部长会议主席希拉尔博士也将来参加大会。”

他又冲我微微一笑，这回是他的微笑中最长最好诈的一次。同时他从桌后站起身，对我说：



“现在我要看看你的行李。”

看看，据我随后看到的情形看，这不过是那位侦探讲话方式上的另一种与众不同的客套，因为他从内到外翻遍了我的行李，把什么都打开来看，搞得乱七八糟，从我的短裤和衬衫中拿出我的几本诗集来检查（这些书到处都有，伦敦的书店里也不缺），拿出我的《和平颂》草稿查看，还有一系列用打字机打的关于加西拉索、路易斯·德·莱翁修上、贡哥拉、克维多、加西亚·洛尔卡和马查多的讲义稿。这些稿子是藏在我的行李中的可怕的爆炸品。手稿和打字稿都被阿特利先生的狡诈且文雅的侦探拿走了。与此同时，另一位警察带我来到机场的酒吧。那里有几个警察把脚置在桌上，心不在焉地浏览报纸。他们根本不看我一眼。一会儿，何塞·贝加明也被带到酒吧里来，另一位侦探也审问了他，搜查了他的行李。贝加明面带笑容，怀着些可能的希望，愿能够通过海关的大门，自由地走向在具有自由传统的国家里，这是理所当然的——离伦敦不很远的大会地址谢菲尔德。可是我们这些亲热而殷勤的侦探连一分钟也不肯对我们表示同情。首先轮到我，那位侦探又来了，他把我的手稿还给我后，又要求我把口袋儿里的东西全掏出来给他看。我照办了。可是他大概还不太满意，因为在让他看了钱包和通讯录后，又亲自动手搜我的身，毫无疑问，他相信也许能在我的腋窝里找到一枚乌拉圭制造的神秘的原子弹。如此认真的搜查工作结束后，他交给我一张黄色纸条。纸条上说，根据第一款——就是说，没有其他的解释，不允许我进入联合王国，莎士比亚、克伦威尔和以阿特利先生为首的政府的伟大祖国。

这时，我们的酒吧集中营热闹起来。一名和平的新俘虏走



进来。他很高兴，很活跃，不住地大笑。他是挪威代表团团长。还有两个意大利人，我本以为他们是警察，在我进来之前他们就去那里了。他们是一男一女，也是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男的，是西班牙的朋友，内战时期加尔巴尔迪旅的士兵。他接近我的方式，我永远也忘不了。一开始，他半信半疑，只是在酒吧里缓缓地踱步。但是走到我面前时，他坚决地、充满信心地冲我朗诵道：

你从那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不过，对你那不分国界歌唱的血液来讲，
距离再远又自得了什么？

这是我写的诗《致国际纵队》，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英雄的日子。

我拥抱了他。

“我在巴伦西亚看过你的《英雄颂》演出。那时我还很年轻，大约还不到二十岁。现在我已是意大利共产党的议员。我叫胡利亚诺·帕耶塔。这些人——他用一个弯成两个角状的西班牙文字指着两个警察，像对待你们一样，也不让我们进来。但是我们倒想看看他们对这会正从拉芒什海峡赶来英国的三百名意大利人怎么办。”

想到英国警察厅的优秀侦探们不情愿地对从意大利来的三百名意大利代表微笑的情形，我们觉得很高兴。在阿特利先生的警察和正从海上和空中进入不列颠群岛的大会代表组成的和平大军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战争。当我们在进一步开玩笑的时候，一名看守我们的警察走出去，带回来一张报纸。我们立



即请他把报纸给我们看看。他答应了。（由此可见，现在看守我们的这几个警察是可怜的小兵，只想睡觉并在桌上伸一下腿。）把报纸翻过来时，我们看到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挥动着威吓人的手，用两只亮闪闪的眼睛从报纸第一版中央望着我们。是毕加索，在他登上金色的苏格兰的那一刻，遇到了摄影记者。那只威吓人的手似稀奇的陶瓷罐一样，使他的眼睛的光芒越发似闪电了。在照片下面，加引号写着这句短短的话“真恐怖”。这是毕加索对工党政府热情接待世界和平的维护者的态度所做的评论。的确够可怕的，可怕的程度达到了荒唐而愚蠢的地步，与英国的自由传统完全相反，是对批准在谢菲尔德召开的和平大会的粗暴破坏。真正的和平鸽，它公开地、圣洁地进入英国，搅乱了阿特利先生的睡梦。或许他在枕边听到和平的声波后很难入睡。对他来讲，全世界五亿反对战争的人民代表的声音是不能忍受的。对阿特利先生来讲，很难证明这五亿人民的代表的自由声音不服从任何一个政治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或者社会阶层的意志。总之一句话，在大会上升起的、在共产党的红彩车上只颂扬和平的声音，正如他期望的那样，不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声音。对受华盛顿的战争政策左右的阿特利先生和他的政府来讲，听到大会呼吁禁止核武器、缩减军备和坚信一个和平、正义、远离战争恐怖和帝国主义的奴役野心的兄弟般的世界会重新出现的声音，也不会是愉快的。要是说和平鸽搅乱了阿特利先生的睡梦的话，那么他和他的同党都不会顺利地梦见和平的维护者的斗争会因为他对谢菲尔德大会的破坏而遭到失败。阿特利先生不会不知道，维护和平的斗争每个早晨、每个下午、每个晚上、每时每刻、任何地方都在进行着。第二次维护世界和平大会不会因为阿特利先



生的一厢情愿而遭受挫折。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波兰维护和平委员会已经向世界和平委员会提出将在华沙召开代表大会。和平鸽便和平地飞往那里，但事先扯下了阿特利先生的民主的假面具，把他的真实脸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也飞向那里，飞向华沙。我们从高空、从雾的空隙里看见我们那个小小的酒吧集中营变小了，最后消失了。既然我们这些维护和平、自由和正义的人还不善长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对付那些认为他们的利益只能凭借武器和死亡赢得的人，我们能够期望阿特利先生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就只能提前化为虚无。

二

在苏黎士机场上，我们碰见了参加大会的西班牙代表团的代表。驻法国的西班牙维护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埃尔菲迪奥·阿隆索和阿马罗·罗萨尔率领着代表团。他们告诉我说，莱翁·费利佩也将和希拉尔博士及文塞斯劳·罗塞斯从墨西哥赶来出席大会。知道这位为和平而斗争的诗人、正直、勇敢、疯狂的好友很快就来到我们中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后来我们证实他被迫缺席。）

在欧洲秋天的另一道雾缝里，布格拉机场出现了。可是那一片雾遮住了某种与英国的诺思奥尔特机场的雾遮住的不同的东西。在那座停机坝上，没有工党的侦探和警察和酒吧等我们。相反的，等待我们的是和平的赞歌、欢迎的花朵和旗帜。接待我们的是年轻的、洋溢着纯洁的热情的面孔，和友好、亲切热烈的手，他们请我们喝一杯紫红色的葡萄酒。我们是置身



处在所谓的铁幕里还是刚刚离开它呢？在这里呼吸到的是爱和信任的空气。“和平，和平，和平！”歌曲反复这样唱着。在激荡着心灵的歌声中，我们走访了美丽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跨过那急速、浪漫的伏尔塔瓦河，稍休息一会后，乘上和平保卫者的专车，准备前往华沙。

晚上八点钟，一列长长的火车在表达着兄弟般友谊的千万条手帕、花束和颂歌的欢迎下离开布拉格车站，向波兰驶去。一列火车从没有穿越过充满着这样的欢乐和激情的地方。在车上，可以听到各种语言，人们用各种语言歌唱。这是人类的理解和热忱的生动的标志。老朋友在车上重逢，我们看到了十一年来不曾见到的面孔。我们用和平的共同语言交谈？和平是无言的信仰，是眼睛中闪耀的热忱的光芒，是通过双手传播的血的能量。我们在车上结识了玛蒂尔德·佩里，她和我们坐在餐车的桌旁，穿着丧服，为人纯朴，她是西班牙的伟大朋友、法国的骄傲、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被德国人杀害的加夫列尔·佩里的著名妻子。在明亮的火车上，我们看到还有多少好的和伟大的东西仍然留大地上，尽管在不久前，田里和城镇陷入了一片死寂。

早晨到来时，波兰的第一批村庄和城市已经用节日的花朵和服装打扮起来欢迎我们。在所有的铁路和车站上，都立着凯旋门、挂着和平口号，都有奏乐的乐队和聚集在站台上欢跃的人群。一路上，不断听到并多次看到用花朵组成的“Pag, Pace, Paix, Mir, Pokoj!”波兰的孩子可爱极了。从我们到波兰的那天天亮，到我们在这个国家逗留的最后一天，我们总是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开朗的笑脸，对我们的快乐信任和热爱，接受着他们用歌曲对我们的永恒祝福和他们的小小的签字簿的